

# 廿九夜的记忆

燕南 2019.2.2 (农历十二月廿八)

记忆中，家乡人都把大年夜称为廿九夜。那一天妈妈告诉我九岁的我，明天就是廿九夜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、弟弟和妈妈三个人围坐在我们浸水埕家的厚木圆桌旁。这个圆桌只剩中间和一个半边可用，因为另一个半边的铰链锈死了。(70年过去，这个旧桌子还在，只不过两个半边都没用，只剩



中间部分。)饭桌下放有一个烧木炭的炉子取暖。饭桌上放了一个同样烧木炭的火锅(如图)。摆放酒杯和碗筷时，妈妈加了第四份，说是给爸爸的。37岁的爸爸在过去的十月十六日刚刚成为革命烈士。

岁月流转，大部分的廿九夜都不记得了。只记得1977年在龙海一中教师宿舍的那个廿九夜。那时，整座教师宿舍人都走光了，就剩我和丽卿带六岁和四岁的两个儿子。那天我们上街回来，看到破了一个角落的门槛下多了一包鱼货。那是友人吴鑫送来的马鲛鱼。吴鑫的爸爸是石码的名医，所以有门道。次年，我考上厦门大学研究生。再过两年，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在厦大安家了。在厦大的十年，丽卿学会自己制作五香。几个廿九夜的下午，读英语中学的大儿子会赶末班轮渡，把五香送去七叔家。七叔张开茅和七婶刘友征分别是第二医院放射科和妇科的主任，居住在鼓浪屿笔架山高高的楼房上，跟日光岩遥遥相望。

到了美国以后，我们所住的 Salem 是俄勒冈州省会，但不是大城市，没多少华人，因此没有过中国节的氛围，不过，每逢大年夜，我们还是会一家十口人聚在一起吃顿年夜饭。少了家乡的土特产，少了放大假，也少了探访的亲友，但我们仍然记得亲情、乡情和廿九夜。谨以此文向亲友们拜年，祝各位和家人猪年春节愉快！